亦師亦友亦前輩 –匹兹堡黃小波追思黃宗英阿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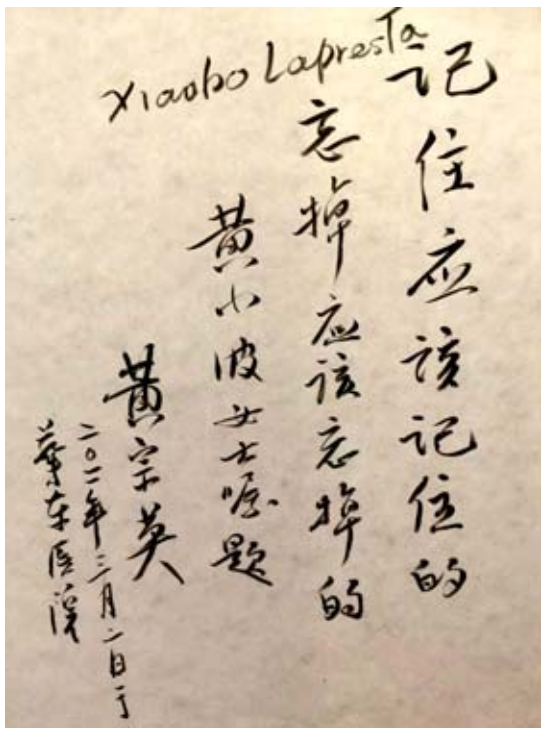
.黃小波每次回國都和 Jay 一起去看望黃宗英阿姨

12 月 18 日早上 9 點上海作家協會爲黃宗英女士舉辦追思活動,黃宗英是黃小波的偶像,她們也是許多年的朋友。

黃小波告訴我:早在 2010 年起,她和 Jay 回上海好多次去華東醫院看望黃宗英,她總是在看書,寫字,還在學英語。

黃宗英女士前幾年又開了腸癌大刀,小波很動情,許多早年經歷回憶涌上心頭:上中學的小波在上海奉賢塘外文藝五七干校,她去看媽媽在那兒過暑假,黃宗英和她們同住一室。她是生產隊女隊長,早上五點就扛着鋤頭去農田,還記得她下午下工回來,穿的那件黑色香煙紗短袖,總是被汗濕透了。去她家總是有吃的,她家阿姨做的菠菜肉絲炒年糕是最好吃的,還有黃宗英她講的普通話非常好聽的,不夸張的說,和她談話是一種享受,她對生活特別熱愛,經常是笑着,有聲有色的表達自己,詩情畫意,她總是充滿激情。

黃宗英她特別會關愛人,使人難以忘懷。她家住在湖南路 8 號,三層獨居花園小樓,離我家 (淮海西路逸村) 很近,她經常來送泡在酒里的鯽魚膽給媽媽吃,說是對眼睛好的。後來他們搬到上坊花園,記得那天在他們新居,大家都很興奮,尤其是趙丹,他很喜歡房前的大樹,並給我展示房間里好多他的試鏡照片,他爲他能演周總理高興。(後來沒演成)。



黃小波在 2009 年回上海,她去華東醫院看黃宗英,小波告訴她,她的 Jack 突然因醫療事故病故,小波徹底崩潰了。黃宗英鼓勵小波:”記住應該記住的,忘記應該忘記的”。黃宗英智慧,她告訴我的其實是很不容易做到的,這可能就是黃宗英阿姨,經歷了那么多人間冷暖,還保持着對生活的熱情的原因之一吧。

我與小波說:黃宗英我沒有見過,當我見過趙丹,那個時候自己一心想當演員,總是往電影廠跑,她們這代人對我們都影響很大,她們有才華,有經歷

小波再次說了黃宗英是一位熱情和魅力的女性,雖然她離開了這個世界,在惋惜和感恩中,想起她醫院病床墻上大家送給她的小禮物挂件.....**黃宗英阿姨安息!　匹兹堡小波匆匆**

黃宗英與馮亦代(左)

(上接 P10) 我有責任把我所看到的傳達給大家。我剛在學習寫作,這些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,希望大家批評指正。正好讓我在做一個演員之外還能用我的筆,多多少少地爲人民做些事情。

黃宗英

1951 年 1 月 27 日

《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》則是黃宗英創作的第一部電影劇本,列入藝術出版社的“電影劇本叢書”,于 1956 年 6 月在北京出版。五十年後,當她再次看到這本書時,感慨萬千,特地爲我寫了很長的題跋,如同一篇回憶散文:

見李輝覓得我五十年前的頭胎嬰兒怎不感慨……

1953 年冬,我生下愛女橘橘,有五十六天産假和紅布二尺,我覺得發了橫財,不必每天形式上去坐班啦。我找來一沓新稿紙,襯着大紅布,拿起筆來。新中國成立前夕和初期,我張羅忙活爲劇影界婦女辦託兒所,我一開筆寫的就是託兒所、教養員、保育員和孩子們。産假才起頭,我的劇本就完稿了。開年,中央電影局舉辦“劇本講習班”(三個月),我帶着處女作參加了,並將拙作作爲結業作品交卷。沒想到上海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居然一稿通過,可組織拍攝。大家都說是從來沒有的事。劇作通過之難有順口溜爲證:“三稿四稿,不如初稿,七稿八稿,槍斃拉倒。”而我走紅運,連導演都定了,只小修小改就可開機。如此小修小改,再修再改,改到影片放映時,愛女已五歲了。

影片放映時更名爲《平凡的事業》。

片題改得好,可平凡標高了,說不上。如今回頭看處女作,她來自生活,來自心頭,來自身邊;卻怎的公式化概念化得如此徹底?難怪“一稿通過”。

現今,痴長到八十歲,人生百味嚐遍,頭腦豐繁雜沓,來日比“産假”尚長,在文學上卻害了不孕症了,哀哉!

黃宗英　乙酉芒種前

讀這些題跋,翻閱與她相關的各種書,一個經歷無比豐富的黃宗英生動地站立在我眼前。

近幾年,黃宗英一直住在醫院里治療。所愛的人已先她而去,所鍾愛的寫作,也難以再如從前那樣全身心投入。

一次去上海華東醫院探望她,她說想念北京的老朋友們。撥通黃苗子先生的電話,問候、寒暄後,她說:“你知道李清照是濟南人嗎?她的詞用濟南話念起來才好聽。”她隨之就用濟南話朗誦起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《聲聲慢》:“尋尋覓覓,冷冷清清,凄悽慘慘戚戚……”抑揚頓挫,鄉音裊裊,她一口氣流暢地朗誦完整首詞,居然一個字也沒落下。她旁若無人,沉迷于朗誦之中。

八十多歲的黃宗英,那些日子里每天都在背詩詞——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學英語、學中藥學一樣。她還堅持寫日記,寫長短不一的隨筆,並把這些短文命名爲“百衲衣”。對於她,閱讀與寫作是永遠的愛,永遠的伴侶。

從舞臺、銀幕走到文學領域的她,其實一直生活在爲自己設計好的場景中。這是想象與現實交織在一起的世界。回憶與夢想,務實與浪漫,沉思與激情,無法嚴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別。它們早已構成了她的生命的全部內容。悠悠一生就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戲劇。她是編劇,是導演,也是演員。生活其中,陶醉其中,感悟其中。她的生命列車沿着這樣的軌迹一直前行。

老友、文學家董鼎山(推輪椅者)歸國看望馮亦代(坐輪椅者)和黃宗英

愛,已無邊界

前年,上海電視台拍攝一部黃宗英的紀録片,編導採訪我,請我談談我眼中的黃宗英。那天我們聊了很多。我們有一個共同感受:在黃宗英身上,有一種大愛。我這樣對編導說:

“文革”的經歷,趙丹的經歷,包括我編《趙丹自述》時,她也跟我做了一些訪談,就是含着血淚的叙述。雖然她過去在那個時代,是跟潮流跟得很近的一個人,可能有不少人認爲她很“左”。經過“文革”動蕩之後,她對歷史是有很眞切的感受的。所以她對巴金的《隨想録》非常推崇,不僅僅是因爲巴金寫過好幾篇有關趙丹的文章。她與巴金的關係很好,“文革”期間干校又在一起,所以她對巴金的歷史反思感觸很深。她寫過類似文章,包括她寫《星》,叙述上官雲珠的悲慘故事,寫得凄悽慘慘,令人過目難忘。

我覺得,進入 90 年代,有這么一個晚年的婚姻之後,她對人生有一個新的認識。歷史永遠都會有錯誤,而歷史的錯誤可以給很多的人帶來很深的傷害,尤其是對趙丹、對她的傷害都是很深的。怎么面對它?我想就像黃永玉在長篇小說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》扉頁上寫到的三個詞:愛、憐憫、感恩。哪怕是傷害過他們的人,也不是用直截了當的揭露或者咒罵來面對的,更高的憐憫或者更高的一種責任,可能叫作包容,或者叫寬容,或者叫憐憫的一種心境。我想她也具有憐憫之心。

黃宗英一生太苦了,從十幾歲許配婚姻開始,遇到了多少災難。這樣一個人,沒有一顆堅強的心,沒有一種豁達的心態和包容的心,很難活得踏實。她的回憶録里很少有抱怨,更多的是一些細節的渲染,展現那個時代生活的風貌,人的感情交往的方式。她把譬如當年夫妻之間的矛盾,或者人跟人之間的敵意,都隱到後面了,這是另外一種寫作方式。黃宗英這樣的人,經歷了太多的痛苦,看到了太多的風雲,多大的人物都見過,多小的人物她也親近過。所以,所有人在她面前就是一樣的,無所謂上和下,而是好和壞、對和錯的一個關係。什么叫洞察人生,或者領悟人生?這就叫洞察人生。所以她在這種心態下寫的東西,就能夠很好地反映自己的一生,或者告慰自己,或者讓讀者也能從中感受到,經過歷史災難的人,經過磨難的老一代的心態是多么有意思。她的文章,我覺得還是值得我們慢慢品味的。她的書不會是暢銷書,但是這種書還是會有讀者願意看。

現在黃宗英還在繼續寫,我想她還會寫一些好的東西出來,哪怕她寫不出來了,我覺得也不要緊。

她有這樣的心態,一個根基就是充滿童心,她好奇,童心是好奇的基礎。她很好奇,很多新的東西她都想試,這就是她能夠很堅強、很樂觀地走到今天,而且能夠在病房里面依然關心着很多事情的原因。她後來言語不多了,寫信少了,身體也弱。九十歲那年,我去看她,還給她拍了些照片發給大家看,大家覺得她眞年輕,還是挺富態的樣子,很樂觀的樣子。

在她那里,所有人對她而言都是平等的,沒有感情障礙,這很重要。這樣的人,心里擁有博大的愛。

(原文《黃宗英:寫作是不會老去的愛人》刊于《名人傳記》2017 年第 4 期)　本版編輯|王苑

前排左起:黃宗漢、黃宗英、黃宗江

黃宗英與本文作者李輝(左)